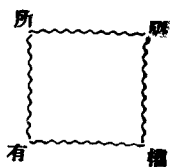


曼殊書信

蘇曼殊遺著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二年七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三版發行



愛殊書信（全一冊）

著者 蘇曼殊

發行者 王子澄
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

印刷者 蔚文印刷局
上海蒲石路二五八號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百八十五號 光明書局

門市部 福州路二六七號 分銷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曼殊書信

五十題

蘇曼殊略傳

柳亞子

廣東中山縣恭常都滙溪鄉人，一八八四年舊曆八月十日生於日本橫濱，一九一八年陽曆五月二日（舊曆三月二十二日）歿於上海金神父路廣慈醫院，年三十五歲。（照中國舊習慣算法）原名蘇戡，字子穀，後來改名玄瑛。父親蘇傑生，是橫濱萬隆茶行的買辦，有一妻三妾，第一個妾是日本女人，名叫河合仙。傑生在橫濱時，雇了一個下女，姓名沒有人知道了，家裏的人都稱她做『賀哈喼』。有人說，『賀哈喼』就是『若子樣』『才若——才力』的略稱，她的名字應該是若子兩字。她到傑生家裏時，只有十九

歲，胸前有一個紅痣，傑生說照中國的相法書上講，她是『當生貴子』的。後來，果然和她生了曼殊，但產後不到三個月，她就跑回她的老家去了，以後是不知下落。於是傑生把曼殊交給河合仙，要她撫養起來，所以曼殊便認河合仙是他生身之母。照我的理想推測起來，河合仙後來一定沒有把個中真相告訴曼殊，所以曼殊也就無從知道『賀哈喙』這一件事情了。

以前我們寫蘇玄瑛新傳和蘇曼殊年譜時，上了潮音跋和斷鴻零雁記的當，以曼殊爲日本人宗郎的血胤，這是完全弄錯的。但我想，曼殊也不是有意造謠，他知道和合仙嫁給傑生以前，是嫁過一個日本人的，而且生育過。（這就是函跋中的『吾姊榎本榮子』）所以他對於自己的血統問題，是十分懷疑的。由懷疑而假設，便產生了潮音跋和斷鴻零雁記。結果，潮音跋

沒有登載到潮音集上面去，他自己也不能承認這假設是確當。至於斷鴻零雁記，那是小說，自然便無所顧忌地發表了。這就是他所謂『生世有難言之恫』的原因。現在，由我和曼殊從弟蘇維驥的通信，他問過了目擊當時情形的傑生第二妾大陳氏，知道曼殊並不是和合仙的親生兒子，更自然談不到油瓶問題了。這一件血統的公案，到此可以完全解決。

曼殊是在六歲那一年（一八八九）跟傑生正室黃氏遷到瀝溪的，七歲入鄉塾讀書。到九歲時傑生因營業失敗，和第二妾大陳氏從橫濱還歸瀝溪，住了三年又同到上海。但傑生並不把曼殊帶去，直到一八九六年，曼殊始跟姑母到上海，和傑生及大陳氏同住，開始學習英文。一八九七年，傑生因父病還瀝溪，後來父親死了，大陳氏也離開上海，曼殊只好寄住在姑母

家中。一八九八年，始跟表兄林紫垣（曼殊祖母的姪孫）到橫濱，入華僑所辦的大同學校。一九〇二年畢業轉入東京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一九〇三年改入成城學校，參加拒俄義勇軍及軍國民教育會，此時曼殊的革命思想已漸漸成熟了。但林紫垣反對他參加革命，斷絕供給他的學費，逼他還廣東去。誰知曼殊一到上海，便留住下來，假造了一封遺書，寫給紫垣，說是投海自殺，紫垣自然無奈他何。曼殊去過蘇州，做了吳中公學社的教授，又還到上海來，在國民日報社當翻譯，後來報社關門，便把陳獨秀章行嚴何梅士騙到了戲館，自己却還去拿了行嚴三十塊錢，偷偷的走了。一溜煙到香港，住在中國日報社，依舊是不開心，便動了出家的念頭，到惠州一個破寺內，投師落髮，從此做了和尚。但是又吃不慣苦，一天趁師傅

出外募化，把已故師兄的度牒，偷了便走。這師兄是南雄州始興縣姓趙的，在新會縣慧龍寺披剃，法名博經，道號超凡。曼殊得了這張度牒，便居然以惠龍寺僧人博經自命了。一九〇四年舊曆正月，還到香港被同鄉人簡世錫看見，還去報告傑生，此時傑生已病重，託簡世錫再上香港，叫曼殊還去送終。曼殊和傑生的感情本來淡薄，又因為傑生聽了大陳氏的話，和河合仙絕緣，對傑生更不滿意，便對簡世錫說：『我是一個錢都沒有的窮光棍；要我還去做什麼呢？』簡世錫只好廢然而返，隔不到幾天，傑生便去世了。於是曼殊便與蘇家完全斷絕關係，來過他的流浪生涯，這一年曼殊是二十一歲。（但據程演生說，曼殊後來游歷過無錫的旅費，是由傑生正室黃氏的弟弟供給的，此中確否待證。）

曼殊從香港再到上海，決定了南游的計劃，周歷暹羅錫蘭等處，開始學習梵文。不久歸國，從事於教讀生活，到長沙兩次，任實業學堂明德學堂教員。南京任陸軍小學教員。蕪湖任皖江中學教員。一九〇七年到日本。和章太炎劉申叔同辦民報及天義報，民報是中國同盟會提倡民族革命的機關報，天義報却是鼓吹無政府主義的。一九〇八年再到南京，幫楊仁山辦祇垣精舍。一九〇九年作第二度的南游，先到星加坡，後到爪哇的噠嘰，在中華會館住下教書。這時候曼殊天天嚷着要去印度，結果却没有去成功。一九一一年暑假還日本，秋後再往噠嘰。那一年舊曆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軍便起事了，曼殊是很興奮的。因為沒有錢買船票，所以依舊在噠嘰度歲。一九一二年舊曆二月，還到上海，看看中國的局面還是毫無辦

法，除了在太平洋報上發表斷鴻零雁記以外只好躲在簾子內天天吃花酒。

一九一二年冬天，曼殊開始去安慶高等學校教書，到一九一三年暑假前，又不去了。蘇州杭州流浪了幾個月，上海南京路第一行臺住了一時，結果，還是還到日本老家去。曼殊對河合仙親子的感情是很濃厚的，所以常常到日本，總是找河合仙去。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便整整的住了兩年。這時候國民黨失敗，一般要人大都在日本，曼殊和孫中山先生及蕭紐秋楊滄白居覺生邵元冲鄧孟碩田梓琴戴季陶等都有來往，在他們的機關報民國雜誌上發表小說和隨筆。章行嚴辦甲寅，陳獨秀辦新青年，也都有曼殊的稿子發表。一九一六年還中國，一九一七年舊曆閏二月，再去日本一次，匆匆還來，此時曼殊腸胃病已很重，時時發作，以後便不能再到日

本了。這一年的秋天，和蔣中正陳果夫同住上海白爾路新民里十一號，冬季進海甯醫院，療治不甚得法。一九一八年春天，移居廣慈醫院，終於一病不起。這一代的天才，就此脫離五濁世界而長逝。

曼殊的思想，是沒有統系，不很健全的。在文學和藝術上，却都有相當的天才，不可磨滅。現在一部份的青年很熱狂地崇拜他，而一般批評家不滿意於他的却也很多。不過，在中國文學史上，我想總不好把曼殊的名字抹去吧，要是有一部完善的著作的話。

曼殊的作品，據他自己說，有梵文典八卷，梵書磨多體文，沙毘多邏，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泰西羣芳名義集，泰西羣芳譜，埃及古教考，奧英辭典，無題詩三百首，人鬼記，英譯燕子箋；

現在都不知下落了。除梵文典八卷以外，究竟成書與否，也不得而知。女子髮髻百圖在伍仲文那裏的失去了，據說是定本，在孫百純那裏的，一部分是鉛筆所畫，下注日文，簡直看不清楚，也無從翻印。劉成禺家裏有他的漢英英漢兩種辭典，現在移交給我，也是殘缺不全。柳無忌收入蘇曼殊全集中的，是詩集一卷，譯詩集一卷，文集一卷，書札集一卷，雜著集二卷，（包括嶺海幽光錄燕子厂隨筆。）譯小說集二卷，（包括悲慘世界，娑邏海濱遯蹟記。）小說集六卷，（包括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共十四種。這十四種中間曾經單行的，除詩集外，只有悲慘世界，斷鴻零雁記，和絳紗焚劍的合刻本。（即章行嚴名家小說之一）斷鴻零雁記有梁社乾的英譯本。黃××的刻本，而嚴夢所做

曼殊的春夢，也是以此記作爲藍本的。此外，還有文學因緣，潮音集，拜輪詩選，漢英三昧集四種，都有單行本行世。

曼殊的作品經他人搜輯成書的，除柳無忌的蘇曼殊全集，蘇曼殊詩集，曼殊逸著兩種（包括嶺海幽光錄，娑邏海濱遯跡記）以外，有何女士輯曼殊函譜，蔡哲夫輯曼殊上人妙墨冊子，柳亞子輯曼殊遺跡，王德鐘輯曼殊上人燕子厂遺詩，馬秋雪輯燕子厂詩，沈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周瘦鵲輯燕子厂殘稿及曼殊遺集，段菴旋輯燕子山僧集，盧冀野輯曼殊說集，光華書局輯曼殊詩集，曼殊小說集，金織雲女士輯曼殊代表作，時希聖輯曼殊小叢書，共有十餘種之多。我還想編一本曼殊餘集，補全集的不全，可是至今還沒有定稿。關於討論曼殊各種問題的，有柳無忌的蘇曼殊年譜及

其他，很多全集以外的資料。

曼殊在瀝溪的家庭是一個大家庭。當曼殊六歲還瀝溪時，還有七十二歲的祖父瑞文，六十五歲的祖母林氏，現在自然都不在了。嫡母黃氏，是把曼殊帶還瀝溪的，她和河合仙的長子煦亭很接近。傑生死後，她便住在神戶煦亭的家中，直到一九二三年陽曆九月十一日，才歿於日本，年七十六歲。河合仙是傑生的第一個妾。她在橫濱生產了煦亭後，曾經和小孩子一同到過瀝溪，可是住不上三年，就把煦亭拋棄在傑生家中，而自己還日本去了。這和斷鴻零雁記中三郎母子的情形相近似，也有人說煦亭並非傑生親生，是油瓶之類，但煦亭自己是誓不承認的。河合仙從瀝溪還日本後，才受傑生之託，把曼殊撫養起來，但最後還是和傑生鬧翻，所以傑生

還國的時候，便把她丟下了，她和煦亭的關係似乎也是很淡漠的，這簡直有點莫明其妙。（有人說煦亭是河合仙的妹妹所生，而不是她自己親生的兒子，這當然不能證明它確與不確。）她獨居橫濱，一九二三年陽曆九月一日大地震，就做了犧牲品，年七十五歲。傑生還有第二第三兩個妾，都姓陳，所以我把她們叫做大陳氏和小陳氏。小陳氏很可憐，一八九一年十九歲嫁給傑生，一八九七年二十五歲就死去了。這是傑生家族中和曼殊最沒有關係的一個人。大陳氏據說很能幹，河合仙幾乎是被她攆走的，所以直到現在，煦亭講到她還是很憤恨不平。煦亭油瓶的傳說，是從她那裏講出來的，（河合仙妹妹所生的傳說，也是同一來源。）煦亭却說她有意毀謗，想把煦亭逐出蘇氏血統以外，來報復河合仙時代的舊怨，誰是誰非，我們

當然不得而知了。（煦亭連傑生私通「賀哈喙」而生曼殊的話也反對的，他堅執曼殊和他同是河合仙所出，而指大陳氏爲造謠。這一點，我是相信大陳氏的，因爲她無造謠的必要，難道她說曼殊不是河合仙所生，也是報復河合仙的舊怨嗎？大概煦亭爲人，封建意識很深，他對於家族方面不名譽的事情，是一律否認的。還有，曼殊出世時，他年紀還小，河合仙後來也一定不會告訴他，他當然弄不清楚了。）曼殊幼年住上海時，據說大陳氏對他很不好，頗有虐待的嫌疑。不過她却壽長得很，一九二九年我和曼殊從弟蘇維驤通信時，她還健在，做了曼殊血統有力的證明人，這時候她已經是六十二歲的老人了，現在不知道還存在與否。傑生共有三個兒子：第一個蘇焯，字子煊，別號煦亭，河合仙所出，一八七五年生，現在神戶經

營商業。第二個蘇焜，是黃氏所出，一八七八年生，到一八八三年就死去了。第三個蘇戩，便是曼殊。傑生還有六個女兒：第一個蘇燕是黃氏出的，一八七二年生，據說幼時對曼殊不大好，後適南屏鄉容某。第二個蘇祝齡，一八八六年生，適北三鄉楊耀垣。第三個蘇祝年，一八八八年生，適果福祿村楊善初。第四個蘇惠芬，一八九〇年生，適梅溪鄉陳介卿。第五個蘇名齊，一八九五年生，不久死去。第六個蘇惠珊，一九〇二年生，適芳灣鄉李晉庠。自第二個到第六個，都是大陳氏出。煦亭生子紹賢，也在神戶做生意，傑生血統的男性後繼者，現在要算是他了。紹賢的妹妹紹琮，神戶同文學校學生，喜歡文學，尤嗜讀曼殊的作品，傳染了感傷主義的色彩，一九二八年陽曆三月十日，突然厭世自殺，大家認為是很可惜